

無產階級與兩性問題(之四)

列寧的關於性的主張

守俄編述

××黨立在前述兩個極端的主張之間，深切地努力於決定青年們對於性問題的標準。黨的指導者因為要引導價值已經破壞而還沒有新價值的許多青年們入於正路，所以把青年團和黨報什誌每期以若干頁專供關於兩性問題的批評和討論文。

列寧和克拉克的會見記之中，有一部分通常被認為這是對於兩性問題的正統抗閃尼斯特的意見的最好表現。

列寧表示着驚疑地說：

『在第一個無產階級××正向着全世界的反××宣戰的時候，工作婦女的討論團必須首先注意於性和結婚的問題，堅持青年們對於性問題的『現代態度』。』

青年們對於性問題所改變的態度自然是應符合於主義並根據理論的。許多人稱他們

的態度是「××的和××主義的」，實在他們也是這樣的想。但是只這一樣是不能使舊時代的人們相信。據我的見解，這個所謂青年的「新的性生活」以至老齡較大的人們的「新的性生活」往往似乎全是布爾喬亞的，換句話說，是好像資產階級妓館的另一形式。凡這一切，在我們××員看來，無論如何都談不上自由戀愛。你（指克拉克）自然是知道的，知道那在××主義者的社會裏性衝動的滿足和愛的要求可說是像喝一杯水一般的簡單的著名的理論吧。實在我們這裡的青年已迷或於這個理論，這個理論又已經變成了許多男女的不幸的命運，然而這個理論的熱中者却堅信這就是馬克斯主義者的理論。

『飢渴的時自然是要喝水的，但是一個尋常人在尋常的情形之下，他會橫臥在道路上去飲混質的污水嗎？或者會去用許多人飲過的杯子飲嗎？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性的社會方面，飲水是一件個人的事情，但是兩人發生愛，便從愛生出第三個新生命，這裏就發生社會的利害關係，就要有注意對於人群的義務。』

『我一分鐘也沒有想去宣傳禁慾主義。××主義必須達到由愛生活的滿足得來的生命的歡喜和強健，因此我以為從現在所常見的生活的形態是不能達到生命的歡喜和強健，反而減弱生命的愉快和健康，在××的時代這是壞的，最壞的。』

『青年需要健康的運動，譬如游泳、旅行、各種體育、各種精神的有興趣的，例如學習、研究、科學的探討。一有了個健全的身體便成全一個健全的精神。我們不想做僧尼、不想唐、朱奧斯，更不想做那快樂的通靈者德國的菲利士人。』

『你也知道的我們的青年同志××是個深覺聰明的青年，然而他除此以外並沒有什麼好處。他從一個戀愛的事件跳入另一個戀愛的事件，既沒有參加過××爭，又不曾參加××。××是要求大眾和個人一切力量的集中和訓練。無產××是個進步的階級。他不需要酒醉去阻止或削弱他，不靠縱慾或狂歌，他僅需要光明。』

『克拉克！原諒罷！我已讓我們談話的××立場遠了。你為什麼不給我注意？我的恐怖強迫我說。我們的後輩深切地苦惱我。他們是××的一部份。假如資產階級社會的罪惡的傳佈好像開放野花的惡草根株一般出現於這××世界的時，那麼最好是立即利用方法去把牠剷除肅清。』

對於上述列寧的意見，布哈林、雅洛斯拉夫斯基、呂拉察斯基和其他許多人都表示「共鳴」。並且特別地促進行為的法則，他們說行為法則是新社會的建設所必要的，好比工具對於木匠一樣。列寧的關於性的主張，好像是站在清教徒的立場而言的。但是他却不會是由教化青年的理想。而是由社會的影響的觀點想以解決這個問題的。